

#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5  
1  
4

路遥全集

#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路遥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2  
(路遥全集)

ISBN 978-7-5302-1016-1

I. ①—… II. ①路…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687 号

路遥全集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YISHENG ZHONG ZUI GAOXING DE YITIAN

路 遥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2.75 印张 316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1016-1 / I · 988

定价: 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目 录

基 石 .....	1
优胜红旗 .....	16
父子俩 .....	24
不会做诗的人 .....	31
在新生活面前 .....	50
夏 .....	66
匆匆过客 .....	95
青松与小红花 .....	103
卖猪 .....	127
惊心动魄的一幕 .....	134
姐姐 .....	216
月夜静悄悄 .....	229
风雪腊梅 .....	238
在困难的日子里 .....	251
痛苦 .....	317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	327
生活咏叹调(三题) .....	372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	394

## 基 石

—

青刚山的高峡深谷中，锤声、钎声混合着巨大的爆炸声，日日夜夜地喧吼着。公路，像一条游龙，在陡峭峻险的峰峦间伸展盘奔。

中午，我从工程指挥部出发，去红岗公社民工营负责修建的十六号桥梁，检查工程进展的情况。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大地。我迎着一股股刺鼻的沥青味，在软颤颤的公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汗水把衣服全粘贴在身上，刺痒痒地难受。望着沟里那一湾清湛湛的流水，真想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但是，听见前面那一片火爆爆的锤钎声，我反而走得更快了。

等我赶到建桥工地时，民工们已去吃午饭。河边的场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料石。刚锉打过的新石茬子上，不知一些什么颗粒闪耀着银灿灿的光芒。我望了望架桥的地方：桥基全部挖好，第一层基石已经铺设一大半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地啧啧称赞：“‘老虎营’真是名不虚传啊！”我正想迈步去营指挥处，突然被一阵“叮叮咣咣”的锤钎声拉住了。我赶忙四下搜寻，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不觉纳闷了：是谁连午饭都不吃，在敲打什么？

我撑着传来的声音，走向一个小坡下。现在看见了：在远远的小河边，那棵乱石缝里长出的老柳树下，一个光着上身的人正在那里锺打一块石头。他是多么地聚精会神啊！连树阴移开了他一丈多远，都好像没有发觉似的，一股欢实地抡着锤儿。背上一串串的汗珠，就像新石荏上那些颗粒一样，在闪闪发光。

我好奇极了，想尽快看看这是怎样一个人，但他背朝着我，又离得很远，看不清楚。于是，我像要发现一件秘密似的，紧张地走过去，站在了离他十来步的地方——我不愿意马上打扰他的工作。

这时，我看清了：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稍有点驼的背，被太阳晒卷起一层层皮鳞，黑黧黧的。花白的头发，让汗水浸拧成一些小绳捻。那握钎的胳膊肘上，亮晶晶的汗珠一滴接着一滴滚落下来，浸湿了地上一小摊石末末，随着锤钎的起落，他面前的石头上，冒起了一股股白烟……不一会儿，他放下锤钎，拿起铁方尺子仔细量了量那块石头，然后，又挺起腰板左顾右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神态呀，就像绣花姑娘端详着自己的刺绣品一样，完全陶醉在无比的甜蜜中。我的心一热，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他。老人发现了他面前出现的倒影，蓦地一个猛回头！我不觉一怔：在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只有一只灼热、深邃的眼睛在忽闪，而另一只分明是受伤失明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眶内。这时，他用右手摸了一把汗渍渍的脸，侧着身问：“哪来的？”

“工程指挥部。”我回答。

“噢，小伙子，过来在树下歇会儿。”他漫不经心地说完后，仍回过头去，操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敲打了起来。

我踌躇了一下，绕过去蹲在了他的对面。啊，刹那间，我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老头握钎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那无名指和小拇指处，只有一块红粉粉的疤。三个握钎的指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老茧，

显得格外粗糙、壮实。

“大伯！……”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什么事？”他听见我的叫声，停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深邃的眼睛看着我。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结巴地问：“大伯，这……这石头硬吗？”

“硬。”

“这叫什么石头？”我接着问。

“碇石。”

“您打的这块石头是桥上哪个部位的？”

“基石。”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拿起旱烟锅，点着“吧嗒”了两口递给我，我赶忙掏出“三门峡”牌香烟双手递给他一支，他摇了摇手说：“那不足劲，各抽各的吧。”

这时，我细细地观察了那块基石：它有二尺见方，蓝里透黑的切面上，锉刻下整齐美观的几何图案，每一条锉纹都像墨线打过去一样笔直……谁能想到，这活路出自一个一只眼睛、八个指头的老人手里啊！

我想很快知道眼前这个人物的一切，便按捺住一阵心的跳跃问他：“大伯，您什么时候成了残废的？”

“受伤吗？早啦。”说完这句话，他又拿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打了起来，一锤子一股白烟，一股白烟一片石碴飞溅。“喂，小同志，以后不准你说我是残废！”他补充着说。

看来这是一个不爱表白自己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然而正是这一点，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知道再不能多发问了，就对他说：“大伯，咱们一块回去吃午饭吧！”

他抬起头来，手里还摇晃着锤钎，但并不打下去，对我说：“我的

饭一会儿有人带来，你快去吃吧！”

从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中，我感觉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真切、实在。但是，我没弄清楚：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在去营指挥处的路上，耳边一直响着“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老人那张砗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以及那块红粉粉的疤，不时在我眼前闪现着……

## 二

红岗公社民兵营的营长，由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高峰同志担任。他是个顶顶爽快的人。由于经常在指挥部见面，我们已是老熟人了。

他听我说明来意后，一脸络腮胡子笑得直颤：“欢迎啊！”说着便把我拉进指挥处。

指挥处是一间木柴和拧条编织成的简易房子，里外糊了两层泥巴，进了房子，就像钻进热蒸笼一样，闷得厉害。

文书小杨拿了一个大铝盆去给我打饭，我和老高便汗淋淋地在一张脱了漆皮的桌子旁坐下来，攀谈起关于十六号桥梁的建筑情况。

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他的介绍后，便向他问起那个老头的情况。老高的那两道粗眉毛一扬：“你碰见他啦？”

“他叫什么名字？”我很快地问。

“硬过钢！”

“硬过钢？”我正要回味这个特殊的名字时，老高却滔滔不绝地讲起“硬过钢”的故事来了……

“硬过钢”大名叫宁国钢，“硬过钢”是他的外号。

他是苦蔓蔓上结出的苦瓜，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一前一后被他

主“宁老扒”折磨死了。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夏天光着屁股翻山过沟去讨饭；冬天，穿着邻居做的破皮袄，还是去讨饭。日煎月熬，他的身上，就像那根讨饭棍一样，被地主的犬牙咬得伤痕斑斑。

没等他满十三岁，就又被“宁老扒”拉去扛长工，重复着折磨死他父母的那种苦生活。

历尽磨难的孤儿生活，把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不随便流露。

毛主席率领红军来陕北的那年，他心中长久积蓄的烈火被点燃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抡起劈柴的大偏斧，砍死“宁老扒”的看门狗，翻墙逃出了地主的院坝，赤脚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在革命队伍中，他什么都干过，勤务员、马夫、伙夫……不论做什么，他总是默默地捡重头子扛。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威武的战士了。

踏上河西的土地，他紧咬着嘴唇，看着荒芜的田园、浓黑的烟火，手中的钢枪都捏出了汗！

战斗马上打响。不到两个月，他就参加了几十次搏斗，一声不吭地在枪林弹雨中冲杀，那根挑弯了的刺刀下，丧了几十个鬼子的命。渐渐地，“硬过钢”的外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在一次激烈的攻坚战中，宁国钢所在的班负责炸毁敌人阵地的一个前沿碉堡。

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爬过一道道铁丝网，来到碉堡下。可是，这座碉堡建筑在一个土墩上，干硬溜光的崖有一人多高，很难爬上去。下面甩上去的手榴弹，马上又滚了下来，只得赶忙用脚踢到坡下。

怎么办？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

叫着。

这时，只见宁国钢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两手往崖上一托，脊背对着大家，只吼了一个字：“上！”

大家踩着他的脊背一个个冲了上去。他肩胛渗出了血，牙把下嘴唇都咬破了……但当他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后，又抓起了枪，跟着冲锋部队，攻过了山包！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炮弹炸伤了他的右眼，当即被抬回了后方医院……

伤愈后，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派他回家乡做地方工作。这个从来不爱动感情的人，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并不是难受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难受他不能上前线作战了！

到了红岗乡政府后，共产党员宁国钢还和以前一样，话不多。他给自己做了一条扁担，一把镢头，串走在红岗的几百座大山间，给互助组掏地，给烈军属背柴、挑水……

一九四七年，蒋胡匪猖狂进攻陕甘宁地区，宁国钢马上组织起红岗游击队，重新扛起钢枪，又投入了战斗。

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他们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人少弹缺，情况万分危急。宁国钢命令其他人立即突围，自己操起一挺机关枪掩护。

后半夜，当他扛着机关枪奔回宿营地的时候，就一头倒在了战友们的怀里，鲜血染红了衣袖，染红了枪身，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指头……

“高营长，饭！”小杨端着一盆黄灿灿的小米饭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在了我们身边。

“哈哈，你看，我都忘了你还没吃午饭呐！”老高笑着从小杨手里接过铝盆。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动筷子。

“老高，宁大伯后来呢？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三个指头怎样学会打锤钎呢？”我连串地问他。

老高笑了笑说：“后来还能‘软’了！解放后，他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组织打发他回宁家山修养。他一回去就把残废金交给了集体，从早到晚身子不闲一下，给集体放牛，锄菜，务果园，什么都干。等庄稼一收割，他就把铺盖卷往场里一搬，拿一根柳木棍，给集体的庄稼站岗放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开始，他跑到大队书记家里说了一声‘我要学石匠！’还没等书记说什么，就跨出门坎，跑到城里买了一副锤钎，来到大队水库工地……”

“那三个指头怎样握钎打石头呢！”我不禁脱口说了一句。

“当时，水库工地上的社员都和你一样看待这问题。”老高随手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自己也拿起一把，先用扇边刮了刮脸上的汗珠子，然后扇着说：“嘿嘿，钢硬不过他，石头哪能是他的对手！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就在那里练，练，钎把上的血磨掉了一层，又染上一层……就这样，终于练成了一名呱呱叫的好匠工！哈哈，谁能想到，这个看来笨手笨脚的老头子，还能在石头上刻花花哩！”老高越说越上劲，手里的扇子也一下赶不上一下地扇着。“水库去年落成，上面留下了‘硬过钢’鏗刻的八个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他怎么来到工地呢？”我问。

“那很自然，他们大队水库修成不久，抽调民工的任务就下来了，他听说是修备战路，没二话，报了头名，第一个来公社集合……”

电话铃响了，老高走了过去。

我呆呆地坐着，耳边仿佛响起了“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那张瓷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那块红粉粉的疤，又一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 三

吃过午饭，老高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文书小杨引我去建桥工地进行具体检查。

太阳像一团火球，高挂在偏西的天上，山野里风尘不动。

路旁，一簇簇拧条子耷拉着枝叶，小雀雀躲在树丛深处，垂下眼帘，张大着嘴巴。

我和小杨从半山坡上的营指挥处起身，沿着一条盘山小路走着。

两人的手绢都湿透了，脸上还是汗珠直淌。我们索性把手绢装进口袋，任一道道汗水在下巴汇合，然后滴在石末、尘土覆盖的小路上。看见滴在地上的汗点打卷起一粒粒泥团，我们不时相视而笑，一个心照不宣的名词是——挥汗如雨。

“小杨，你熟悉宁大伯吗？”我问。

“怎能不熟悉，我来民工营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小杨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在下巴上接了一滴汗水摔在地下。

“噢，你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我感兴趣地问。

“那还是修九号桥梁的时候，我从公社调来在民工营当文书。刚来的那天晚上，我站在一个小石崮上，很有兴致地观看青刚山的雄伟壮丽，说真的，当时我真想写一首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哟，可惜咱肚里墨水少，心不能如愿，写不成。”他笑了笑继续说，“突然，我发现左边一个小山坳里，有一团红火一闪一闪的。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睡了，谁还在那儿干什么呢？我三脚两步跑过去，一看：嘿，一个右眼失明，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老汉正在那里捻钎。我说：‘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又是残……’那个‘废’字还没说出口，只见他猛地一下抬起

头，瞪了我一眼说：‘以后不准你那样说！’我吐了下舌头，再没敢说什么。”小杨说到这里，我不觉会心地一笑。

“第二天，我才从高营长那里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随后又去打造基石的一连，了解到他很多动人事迹。比如，收工后，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捡秃钎、钉钉、铁丝，晚上又点起炉子，把那些秃钎捻好，第二天送给别人；中午他从不回灶房吃饭，总是让大家吃完后给他带来一点，他利用来回走路这段工夫，还要多打几场基石……当时，我观看青刚山时那种想写诗的激情又来了，不过，这回转到‘硬过钢’身上了。诗写不成，干脆就来了个‘顺口溜’！”小杨异常兴奋地叙说着。

“你写了些什么呢？”我问。

“我能背下来。”他的脸一红，然后熟溜溜地念了起来：

咱营有个宁国钢，  
外号又叫“硬过钢”；  
当年战场建功勋，  
如今还是老闯将！  
不光基石打得好，  
其他事也该表扬：  
捡铁钉，捻旧钎。  
修斗车，编土筐；  
上工下工一个样，  
大家歇下他还忙！  
这真是——  
人老心红志更坚，

青刚山高比不上！

“编得挺好啊，而且把‘残废’两个字也避免了。”我称赞地说。

“不好了！”

“怎么？”

“‘顺口溜’抄出去的第二天，我去工地送水。刚走到工地黑板报前，宁大伯正站在那里。他见我来了，就说：‘把水放下！’我一愣，见他表情冷冷的，只好放下担子。他指着黑板报说：‘谁干的？’我说：‘是我。’只见他把手中的锤子一扬，大声说：‘擦了！’我惊得一后退，他又赶忙过来一把抱住我：‘小心水！’我朝脚下一看：乖乖，险些把一桶开水碰翻，就冲着他吐了一下舌头。他笑了，在我的肩头轻轻打了一拳：‘快送水去！’”小杨说完后，乐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从裤口袋里掏出湿手绢拧了一把，一下又一下擦着脸上的汗珠子……

我顺手扯下路边的一片苦菜叶，放在嘴里嚼着。苦味一刺激，浑身一阵清凉。

我在反复思忖：宁大伯这样的人，为了我们的今天，曾付出过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今天，今天照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流血流汗。但他们从不因此而炫耀自己，只是一步一个实脚印地为革命操劳着，年年如此，日日如此……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们中国革命的大厦，不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英雄建造起来的吗？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呢？！……

“你看！”小杨兴奋的呼叫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

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了工地那种特有的热烈场面：空中飞旋着斗车，地上跳跃着夯桩；河滩上，料石、毛石摆得密密麻麻，每一块料石前，都坐着一个飞锤晃钎的匠工。夯工、运石工的号子声夹着炒爆豆似

的锤钎声在轰鸣，而这些声音又在山峡石谷中响应起回声，组成了一部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我的眼睛左右扫视着，从近处一直到远处，张望，寻找，极力想在繁忙的人群中，发现那张砗石般的脸——我是多么想看见他啊！

离工地还有点远，我没有能发现他，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里，于是火急急地对小杨说：“走，快到工地去！”脚步没等话音落，就冲了出去。

小杨理会我的心思，在我的身后气喘喘地说：“宁大伯一定在铺基石，咱先到桥基上去！”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铺桥基的地方，独不见宁大伯。

小杨先把我介绍给一连长，并说明了来意，然后就冲着问他：“宁大伯哪里去了？”

“医务所。”

“什么?!”我俩同时吃惊地叫了起来。

一连长一字一板地说：“刚才两个后生抬来一块石头，刚要往下放，石头就偏溜下来，眼看要打在老周脚上，老宁一步冲过去把老周推开，自己的脚背却叫石头削了一块皮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硬把他拉走了。”

听完他的话，我和小杨的眼睛都热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对一连长说：“咱们开始工作吧！”

## 四

深夜十二点了。

我把十六号桥梁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书面报告写完后，走

出了营指挥处的拧条门。

漆黑的夜空搅拌着浓重的乌云，天气更加闷热了。

我站在房门前，心里牵挂着宁大伯的伤势，没有一点睡意。

“轰隆隆……”西方传来一声暮沉沉的雷。

“要下雷雨了。”我轻叫了一声，准备回去睡觉。正要转身，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宁大伯在老柳树下打的那几块基石离河那样近，稍微起个水，不就会被冲走吗？……不行，得赶快搬到高处！我想马上把小杨叫起一同走，但听见房子里那香甜的鼾声，不忍心打动他，于是，就一个人向山下走去。

“嘎啦啦！……”一串炸雷从头上滚过，接着，狂风呼啸着卷来了。

我尽量凭白天的印象，跌跌撞撞地在这崎岖小路上攀摸、行走。

天空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接着，又是一串“嘎啦啦”的响雷。雷声一过，头上像打漏了千百只水缸——大暴雨来了！

我恨不得一步飞到老柳树下，心急如火，竟跑了起来。还没跑两步，就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跟头，“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我昏糊糊地停落在一个积满了泥水的小坑里。雨水泼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脸上什么地方大概摩擦掉几块皮，火辣辣地痛。我顾不了多少，一闪身爬了起来！

河水已经开始呜咽。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已经到了沟底！心里不觉暗暗感谢刚才那一跤呢！

我跑着、跳着向老柳树下冲去。

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终于来到了我急切要到的地方。

河水已经在咆哮，但还没有到达老柳树下。

我急忙蹲在地上去摸那几块基石。摸来摸去，身上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一块也没啦？！

我站起身来，一阵恍惚：基石哪里去了？收工时，我还特意来过这里？在宁大伯今中午打的那块基石上坐了一会儿呢！

“哗啦……”洪水已经扑到了脚下，溅我一身泥。

“河水在上涨，看来很快就要到坡上的，那大片打好和没有打好的基石就要……”想到这里，我又跑着、跳着向坡上冲去。

天，像锅底一样墨黑，雨，在猛烈地倾倒着。脚下的平地上，奔窜着无数条溪流。

我的脚碰上了第一块基石！接着，我就闭着眼睛（即使睁开也无用），摸着一块块基石，慢慢地向河边走去。我多么希望洪水和基石间有一段距离啊！

水吼声越来越大，我感到面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终于走在空滩上了！我不由一阵高兴。

“哗……”一个浪波在我脚下漫过，我一后退，猛然，身上像触了电：脚下有块基石！我腰一弯就去扛，又一个浪波打了过来。我“啊呀”了一声，就被洪水吞没了！

大学游泳池里学会的游泳技术，在这狂咆的洪水里一点也无用。我在岸边的泥水里挣扎着，两只手在空里乱抓，极力想抓住什么。却不知被什么钩住了领口。我立即用双手抓住了它，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腾”的一下：手！一只三个指头的手！

只听见岸上那熟悉的口音说了一句“冒失鬼”就一把把我拉了上来。我一下扑在他的怀里，搂住他的脖项。“刷”的一道闪电劈照过来——啊，我看清了：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

“宁大伯，您的脚？”我在河涛的暴吼声中大声问。

“不要紧！”他大声回答。

“柳树下的……”